

散落一地的 温柔

*Gentleness scattered
all around*



应志刚 / 作品

五十九个关于爱和旅行的故事

一抹浓得化不开的江南印记

我遗憾

那些走过的风景里没有你

只好

背着你的影子去流浪



当代世界出版社
THE CONTEMPORARY WORLD PRESS

散落一地的 温柔

*Gentleness scattered
all around*



应志刚 / 作品



当代世界出版社
THE CONTEMPORARY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散落一地的温柔 / 应志刚著.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17. 4

ISBN 978-7-5090-1195-9

I. ①散… II. ①应…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54270号

书 名: 散落一地的温柔

出版发行: 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复兴路4号 (100860)

网 址: <http://www.worldpress.org.cn>

编务电话: (010) 83908456

发行电话: (010) 83908409

(010) 83908455

(010) 83908377

(010) 83908423 (邮购)

(010) 83908410 (传真)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7

字 数: 168千字

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4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090-1195-9

定 价: 39.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目录

执子之手，不就是想白头嘛

寻寻觅觅，愿白首在江南

云烟散尽，只是一场缱绻梦

落雪无痕，此情只待追忆

千年离愁，听风吟诉相逢

帘卷西风，冷雨夜浇愁肠

晴风暖阳，那年时光初见

素年锦时，许你半世相依

共你倾城，春宵犹未觉晓

红稀香少，断离情忘白首

郎情妾意，终究付与流水

031 028 024 019 016 013 011 009 006 004

红尘滚滚，借你一盏酒浇愁

泛舟太湖，撩个姑娘入岛
云烟深处，一条船一间屋
蓦然一惊，此地已是春天
荷塘月色，何叹仙子素欢
有风掠过，最美不过少年
宝剑入鞘，回家读书种茶
狗屁江山，唯愿佳人长伴
印象江南，拿去你的乡愁
一间大宅，恍惚前世家园

070 066 062 059 055 051 048 043 038



槛外高歌，请君为我倾耳听

魂归来兮，笑迎故人依旧	114
莲落人间，独酌清风明月	110
山野江湖，只是你来我往	106
山里桥棚，等着故事经过	103
一坞茅蓬，刀光剑气惊天	100
闲看浮云，你念经我喝茶	097
北方的狼，曾经狂野少年	092
教书先生，五年轻慢时光	087
山塘流年，静守春来秋去	084
耦园寻魂，那个娘子走了	081
花气袭人，姑苏一等佳人	076
林妹妹也，无奈天妒红颜	074

万水千山，只是去过些地方

烟雨廊桥，十里春色逶迤	120
一等风流，小桥流水人家	126
误闯深山，撞破一涧春色	128
夜游梁溪，行舟惊乱霓虹	131
芦荡探春，沉醉不知归路	134
水袖长舞，隔望千年嵯峨	138
霜降幽林，秋光涤荡菩提	142
天上人间，笑看流云飞瀑	147
阳澄湖畔，觅得春光一盏	149
遍地毓秀，唯此山可望乡	152

浮世乱绘，怎好意思装纯情

何妨孟浪，有趣才是人生	158
男人四十，只到立秋罢了	160
关于理想，没有忘记就好	162
红颜珍贵，你怎好意思睡	165
城市难混，挣钱回乡种地	168
初识菖蒲，美物兮欲破禅	170
流年浮华，独缺旗袍一袭	173
锦屏记忆，那时烂漫年少	175
指尖青烟，可叹世人俗眼	178
纸鸢竹马，始觉春光醉人	183

灯火阑珊，吃饱了肚子再说

夏日未央，少女心可解暑	188
姑苏味道，满盘珍馐逊色	191
参禅悟道，不过一碗素面	195
有间茶馆，一片浓烈江湖	199
正月十三，太湖猛将出巡	202
流年慌乱，忆旧景独怅然	207
招惹乡愁，那块济世年糕	211
一碟咸齋，道尽故土滋味	215

旅行的意义

我不是一个纯粹的旅者。我去过的地方不多。

18岁以前，我住在奉化城。多数日子，学校到家两点一线。我最常去的地方，是中山公园，那是一座山，沿着山脊，可以走到祖母生活的那座山村。

我在村里少有玩伴，自小性格孤僻，人们很难理解我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小孩子欺生，我长得弱，又讷言，是最好的捉弄对象。母亲又曾在此任教，以严厉著称，故此不少孩子得了机会，便要在我身上报复一番。

所以我最喜欢看武侠剧，学少林和武当功夫，无奈没有名师指点，终究不等摆开架势，就已倒在山村孩子的野路子面前。功夫没练成，仗剑天涯的豪情，却日久生发。

一种不知从何而来的骄傲告诉我，我的未来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我告诉那些孩子，那是你们永远都到不了的地方。

冥冥中的安排，18岁以后，我渐行渐远。而那座山村，那些孩子，渐渐遗忘在我的记忆里。

在北京求学的时候，我有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初恋。北京城给我的印象不深。除了学校附近的几条马路，因为约会不得不压，我没去过故宫，没逛过天坛、圆明园，没有一大早赶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国旗的经历。

甚至，我都不曾在意过这座城市的季节更迭。同寝室的哥们，兴奋地议论着北京城内的新鲜事，我插不上一句话。我忙着准备出国。

最终，我把初恋遗忘在了北京。至于出国，到底如同做了一场梦。

接着，我到了江苏，进了一家报社，开始了没日没夜为理想和情怀奔忙的日子。几乎在江苏的每座城市待过，短则半年，长则三四年，如浮萍，没有根，没有在一座城市停下来意思。

突然有一天，稀里糊涂到了苏州。仿佛是遭了雷击一般，我对自己说，就是这里了，留下来吧。说不清什么原因，也许就是宿命吧。在这里，我前世的记忆，溃堤一般涌来，毫无招架之力。

我知道，我目今写下的这些文字，不是我今生的经历，而是前世的回顾。所以，我给你看的这些文字，你找不到我今生生活的影子。而我最后又成为一个小有知名度的旅者，纯粹只是巧合，因为那些我驻足过的地方，恰好勾起了我对前世的回望。

我走不远，我的脚步沉重，今生我就是来还债的，没有风景可看。但我又不是行尸走肉，虽然不曾有过千山万水，但我要告诉你的是，我现在每走过的一步，都将成为我来世的风景。

或许，旅行的意义就是如此吧。

2017年春于姑苏



执子之手，
不就是想白头嘛

寻寻觅觅，
愿白首在江南

我在午后的甬直古镇，邂逅入冬前的最后一场秋雨。虽是暮秋，枫叶未红，莲荷未老。

江南的秋，踏不出湿漉，就像一桩纠缠的情事，道不完的愁绪。乌篷船遮了蓝花布的帘帐，船娘依着万盛米行前的美人靠，望着河埠头发呆。

这样的雨天，没有人来欣赏她甜糯的吴歌，自己清唱了几句，“江南好风光……湖面倒映美人妆……”

终究却是一声叹息。

人人都道江南好，又怎知，没有你的江南，到底只是一座空城。我无处可去，依着廊棚的栏杆，听着雨滴淅沥，漾起的涟漪，一层层，撩拨水草的心事。

水鸟掠过溪流，慌张了觅食的鱼儿，躲进水中的粉黛，像我心底尘封的爱情，想要掏出来，终究是没有勇气。

河岸人家，月季开得欢喜，粉得似春装藕衫的少女。雨珠顺着瓦片，滴滴答答，似要凿穿地面的青石板。青苔在缝隙蔓延，屋里的收音机，传来沙沙的声响。

时光迷醉，突然的，好想你。

门口的檐下，坐着一对老夫妇。精瘦的阿爹，跷着二郎腿，手里夹着一根烟。抽一口烟，看一眼天气，这时光，恍惚就在烟雾里流淌。

阿婆忙活着手里的缝补，话也不停，家长里短说完了，又说起了

儿媳的闲话。

“倅就是多管闲事”，阿爹挪了挪身子，竹椅一阵吱呀作响，烟灰落在裤子上，慌乱一阵掸扑。

阿婆找到了说辞，“倅看呐，这般年纪了还是邋里邋遢，这裤子脏了，还不是我老太婆给你来洗？”

阿爹呵呵憨笑，由着阿婆继续唠叨。

上回来的时候，做麦芽糖的小夫妻吵架吵得凶，女人抹着眼泪，收拾了一个包裹作势要走。四邻街坊有劝架的，赶紧推着男人去追，男人脖子一梗，嗓门粗亮，“滚就滚吧，滚出去就别回来了！”

上午却见那日凶神恶煞的男人，打着伞，为河埠头浆洗的小媳妇遮着雨。这雨细密，竟是浇透了男人的肩，于他，却是不觉。

这般的秋色，由不得人从心底泛出暖流，在眼眶里，流连出你的身影。

曾经以为，永远陪你走下去的那个人，会是你的至爱。千帆过尽，才觉晓，人生只是一段相守。

相守一生的，未必是你心心念念的那个人。只要同路就好，只要白首不相离。于是，愁肠的不再是这秋风秋雨，而是，你不在我的身边。

我急切地想要告诉你，此生相伴的人儿，在我老去的时候，唯愿与你，在这江南的风月里，置一处宅院，栽几盆绿植，看春去秋来、花开花落。此般就好。



云烟散尽， 只是一场绯梦

在浙江磐安县横路村，我的发小王旭赟，这个和我一同在奉化大桥中心小学，共度五年时光的小学同学，一直在念叨，“小时候我就住在这样的房子里，我的外婆家就是这样子的。”

我在心里抓狂，你妹，谁小时候不是住在这样的房子里？

很多年前，我的前女友一直对我描述她童年的生活场景，和王同学一样的唠叨，唠叨她家山石堆砌起来的房子，山石堆砌的街道，她和她的弟弟穿梭在甬道相连的每个院落，飞奔下陡峭的木头楼梯，踩在别人家屋顶，捡拾碎瓦去打躺在院落里大黄狗的时光。

她淡淡地说着，我默默听着，偶尔会有一些补充，在北京城富贵的高楼大厦间，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缅怀共同的乡愁。

对于浙江山村里长大的孩子来说，横路村和童年的山村几无区别，无非就是换了个地理位置。而我之所以还能兴致勃勃地和发小一道，愣要踏遍村子的每一个角落，是因为我心底有着期望，在此邂逅早已为人母的前女友。

是的，这是她的故土。所有人家的房子，都用乌黑的山石垒叠起来，有见识的老人说，这是火山喷发后冷却的岩浆石。房子依山而建，地势高的人家要去山脚下串门，要沿着火山石砌起的台阶，一步步下来。

弯弯斜斜又逼仄的台阶，一直延绵到山脚的大路，却很少有人走完台阶，因为实在是费时间，不如直接穿过别人家的房子，借着别人家的楼梯抄近路来的便利。



闲逛的如此，挑担下山的也如此，家家户户的门都不上锁，上下的院子都是通的，坐在半途的台阶上小憩，下面相熟的大黄狗见了，早已经候在墙门外，热情得快要将尾巴摇断。

阳光始终照不到走道的底，各种蕨类和苔藓肆意生长，不知名的爬虫四处游走，蛛网结在檐角，黝黑肥壮的蜘蛛，虎视眈眈地盯着水缸上盘旋的蜻蜓，一朵莲开得正艳。

妇人们总是在忙碌，打扫着院落，或者坐在院门口，做着简易的手工，哺乳的少妇毫不避讳经过的男人，总是在有人夸赞怀里的娃娃长得洋气时，稍有羞涩地把孩子从奶头上挪开，把娃娃的脸朝外示人，以此证明别人所言不虚。

山村的地少，家家户户利用犄角旮旯几辈子积攒起来的浮尘土，种植丝瓜或是贱养的作物，藤蔓依着粗糙的墙石，缠绕住一根根主人家插在墙隙的竹棍子，兀自欢喜地开着黄色的花朵，招惹着有着肥硕屁股的黄蜂。



上下房子间的过道，有清凉的风吹过，总少不了闲坐的男人，议论着国家大事。他们相互递着烟，坐在主人家端出的小竹椅上，用结着厚厚茶垢的茶缸喝水，有个女人在某个角落里扯着嗓子喊了一声，其中一个男人就懒懒地站起来，循着那个声音走去。

长得粗野的土狗四处游荡，见了生人也不叫。我拦住一只对我摇尾巴的大黄狗，向它询问我前女友的家，它对我翻了翻白眼，顾自去喝马槽里的雨水。

我明白，我的痴心挽不回 20 年前的那段爱情，望着脚下一间间屋子升起炊烟，我知道我该走了。没有人会留我吃午饭，我只是过客，如同那些绯色的过往，终究如烟散去。

落雪无痕， 此情只待追忆

一整天，这天都一直阴着脸，似有谁惹了她又说不出嘴的难堪，让人想关心她的心思，又不得亲近，也就只好跟着闷不作声地等着，等着她自己来寻你说话。

天一黑，她的脸子似乎是罩了一层纱，终究不知道她是消了心事，还是更添了阴郁。却还是要等着她来跟你说话，仿佛今天她不与你搭腔，这一天就要被憋得岔了气。

就这样憋着，几乎是要窒息死在她的闷罐子里，她偏又开了口讲话。一讲话，又倒像是盐罐子倒了，撒了一地的碎屑。

今年的雪下得真是不痛快，像是给这个世界一点打发的模样，到底令人生厌。朋友圈里都在讨论着明天的雪景，我却不敢参与，生怕这快要鼎沸开来的人气，真的会将这仅有的一点恩惠烤化掉。

我还只是想着你，唯有想你，才能让那些旧的雪，从遥远的日子赶回来，瓢泼成触摸不到的欢喜。

你非要坐了年三十的夜班车赶来，劝都劝不住，没有起炉火的出租屋，让人满脑子懊恼天热时扔掉的旧大衣。

“吃呀”，你真是任性，该是编了多大的谎话，骗你的母亲把大盘的过年菜，塞进了行囊。你剥开我最喜欢的虾姑，剔了刺嘴的壳送到我嘴边。我却要假装生气，我是决意要弃了家做个浪子，何苦要你陪我一起，也来受这罪？

“聊斋里都是一个套路，大雪夜，落魄书生坐在破屋里，狐媚女鬼



闯将进来，化作绕指柔，我可要看好你呀！”

又嚷嚷道，“明天我们要早点起来，堆两个雪人，一个叫冬冬，另一个叫瓜瓜。”

你歪着脑袋，笑意盈盈，空气中流淌着暗香阵阵。

“好难听的名字”，我实在难以憋住这般的幸福，揽了你入怀。

“给你生两个孩子好不好？就叫冬冬和瓜瓜”，你的手摩挲着我的脸。

我笑出声来，却几乎要被这遥想的幸福激出泪来，“我都无法养活自己，你又跟着我受罪，孩子……”

你不许我再说话，冰凉的手指挡住我的嘴唇。我疼惜你的照顾，想着触及不到的未来，不由叹息。

“你可以写一本《冬瓜养成记》啊，你这么有才华，肯定能热卖的”，你把脸埋在我的怀里，又突然翻转身来，两只手缠绕我的脖子，把自己吊在我的耳边，“孩子他爹，赶紧睡吧。”

窗外的雪已经停了。我是早就预计到它的吝啬，我的旧梦里大雪还在不停地下，只是这异乡的街头，再也无法触摸你的温度。

假如爱有天意。我相信，这雪，终究还要回来。